

随想曲

一个人与一座城

◎秦钦儿

相对于城市,人是流动的风景。

人们从这里赶到那里,从这座城市赶到那座城市,行色匆匆,为生计或者理想而疲于奔命。这人生,更像是一场流浪,辗转于不同城市之间的流浪,在同一座城市里的流浪,前者缘于生命轨迹的变化,后者来自心境的差异。

一座城市有一种风景,一段人生有一片风情。也许,一生会经历很多城市,会遭遇数不清的人,但最终留在生命里的,只有一两座城市和那么几个人。

虽然人生各有各的轨迹,有些路注定是要孤身一人走的。想要到达繁华,必经一段荒凉。但总有一些美丽,曾经深深地烙印在心底;总有一束明媚,曾经温暖了一段历程。

无论人与城市,还是人与人,不经意的一个拐弯,弯出了一个交点,我们谓之“缘分”。一个人与一座城市

本无生养之恩,却与此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人生际遇、青春往事,莫不与之相关。一个人远离家乡,为了生活来到陌生的城市,带着一颗不安定的心,注定要不停地闯荡,这城市便融解着一个人的情感,塑造着一个人的生命。须有嬉笑怒骂和爱恨交加,才能真正理解一座城市;须同时在精神层面上暗合他们的某种隐秘情结,才能真正属于一座城市。

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融合与岁月有关。岁月像沙子一样在你的指缝间流走,悄无声息,在你叹息它流逝的同时,你已经忘却了曾经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消磨着它们,艰难地打发它们的。

一座城市,一个地名,常常让人的心怦然一动——那里或曾度过美好的童年,或曾挥洒过青春的激情,或曾住着自己的至亲,更多的可能是,那里曾逗留过一段青涩的爱情,那是一种过度的迷恋,一种优雅的伤感。那些曾经的幸福,那些曾经的忧伤与痛苦,总给人一种人世沧桑的惆怅。爱上一个人是因为一个眼神,爱上一

座城肯定是一束阳光。歌词唱道:城市是舞台,演绎着欢喜与悲哀。人来人往,只有你左右着我的心海。一个人和一座城市,串联起多少记忆,多少精彩。牵动着多少思绪,多少情怀……

择一城终老,遇一人白首,这一生,总会有那么一个人,牵着你的手,择一城而栖,衔泥筑巢,生养儿女。能够与所爱的人在一起,连光阴都是美的,即便粗茶淡饭,修篱种田。

张爱玲在胡兰成逃亡温州后,曾不远千里去看望他,对他说道:“我从诸暨丽水来,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。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,想你就在那里,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。”

于是,常常因了两个人,而牵念一座城。那人在,城是丰盈饱满的;那人去了,城便成了空城,空得不余一丝气息……

倘若读到这里,你的心是否也为之轻轻一颤?记忆回到过往,你的心里可也有这样一座城?

观点

闲话圈子

◎寒石

圈子自古就有。

物质的圈子相对简单,就是个环、圆,不同材质的环组成大小不同、形色各异的圆,即一个个圈子。民间有箍桶匠,就是打理圈子的干活。《西游记》里,观音给争强好胜、不服管的悟空额上套个箍儿,逼他就范、听话,以便顺利完成取经伟业;而悟空划地为圈,让唐僧和八戒、沙僧师徒仨呆圈里别出来,亦当属物质的圈子。至于唐僧心慈耳软,经不起妖怪的欺蒙和八戒挑唆,从圈里出来,害悟空又一番折腾,那是外话了。

跳出物质的圈子至精神层面,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

圈子的形成,最初是出于生存的需要。物以类聚,人以“圈”分。人类历史,说白了就是不同大小、形形色色的圈子分分合合的结果。人类开始在地球上生活的初期,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,单靠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生存,于是组成原始群落,进而形成了氏族、部落、国家。国家也有洲际之分,贫富之别,所以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自己的“圈子”,远有日本的“脱亚入欧”,近有土耳其的加入欧盟;东盟、北约、独联体、WTO、国际足联等等,都是圈子的分化与组合。现在,随着时代的发展,地球成了一个村,人类开始涉足太空,圈子也在向外空乃至宇宙延伸。

人是情感动物,有交流的欲望,而圈子恰好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和机会。在圈子里,人们可以敞开心扉、尽情挥洒。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是圈子存在的本质,也是圈子打上政治、文化烙印的外在表象。

历史上,最早形容圈子的当是“朋党”二字。《韩非子·孤愤》云:“朋党比周以弊主。”吴起在为楚王立法时明令“禁朋党以励百姓”,反映了君主猜忌属下抱团而威胁其皇位的意识。然而,那些封建王朝的缔造者,又无不从拉帮结派始,是营弄圈子的高手。袁世凯登基时,改国号为“洪宪”,又派人稽查北京城内墙壁、招牌、广告及门额等,凡有“共和”二字者,皆用黄笔圈掉,道是“共和已经垮台”。有一首民谣讽刺道:“一路圈儿圈到底,到底再圈圈不起,牵制不过画圈圈,空圈圈了圈而已。”

其实,每个人都与圈子脱不了干系:有几个好同学,你有一个同学圈子;你喜欢打牌,你有一个牌友圈子;你喜欢摄影,你又有了一个摄影圈子……也许你不知道你究竟参与了多少个圈子,在遇到某一感兴趣的事情时,你便知道应该找哪些人去分享,或者你想做某件感兴趣的事儿,你便会找具有相同爱好的人去做。

网络上的论坛、朋友圈,是一种新形式的圈子。就像人各有特性一样,圈子也有自己的特征和风格。各种各样的沙龙,眼花缭乱的活动,组成一个个圈子。

圈子虽然满足了圈内人的情感和利益诉求,但也难免有负面效应——“圈套”。“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”,长期生活在一个圈子里,耳濡目染,自然会感染上圈内人共有的习惯和嗜好,为圈子而服务,为圈子而生存,丧失了自我应有的理性,甚至铤而走险。我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新闻:某大款扬言,我让某官员几点到,他不敢不来……官员被“套牢”的背后,是组织和政府形象的被蹂躏和践踏。所以,如果你想清白为官,务请审慎、慎独。

说至此,有人可能要问了:绕来绕去,你有没有自己的圈子?坦白说,我有码字的爱好,可划入某种范围“写作圈”;我又有几位有相同爱好的朋友,又可划入几个小圈圈。但我本色为文、率性为人,只是自娱自乐而已。且让自己“圈着”,无妨。



梦想 徐佳伟/摄

父亲的批注

晚晴

◎崔海波

周末回娘家,见父亲正在看财经作家吴晓波的《浩荡两千年》,我疑惑地问,老爸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经济学了?

他说:“这书是阿道买的,他大学毕业了,把学校里的东西都搬回家来,其中有很多书,我挑几本看看。”

阿道是我的侄子,也就是老爸的孙子,大学里读的是工商管理,买的书大都与经济有关。《浩荡两千年》是一部企业史,做农民的父亲居然读得有滋有味,还推荐给我,说:“你拿去看看,挺好的。”

吴晓波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财经记者,我之前已经读过他写的《激荡三十年》,据说这本书被很多地方推荐为年轻公务员必看的十本书之一。《浩荡两千年》虽说是一部史书,但故事性强,文采斐然,像我这样毫无经济头脑的人读来也并不觉得枯燥。一页页翻过去,发现父亲在书里做了很多批注,他像中学生精读课文一样,边读边思考,还随手在书的空白处记录三言两语、思想片段。

比如书的第一章《商人出身的“千古一相”》,讲的是春秋时期,管仲采用“贸易兴国、盐铁专营、四民分业”的策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,当国库充盈的时候,管仲有一个非常前卫的观点: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,人民没有本业可做,国家就应该进行公室台榭的修建,以增加人民就业,尤其是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。

父亲在这段文字边上用红笔写下“乾隆造圆明园”。可不是,乾隆建圆明园时,国库存银太多,国家再不消费的话,商品流通就更少了。历史真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,大清帝国和当年的齐国一样,通过政府对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就业,刺激经济复苏。

再比如第九章《虚弱的繁荣》中讲到宋朝的经济,提到“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,五代及宋代初期,香巴王国(今越南北部)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”。

父亲对此提出异议,他在边上写了一行小字“河姆渡稻种已有七千年了”。看到这里,我特意查了一下资料,得知占城是越南的一个地名,占城稻属于早稻的一种。

一日吃饭的时候,我提起关于稻种的话题,父亲说:“我后来想想,作家这么写,肯定是有他的根据。”我不置可否地说,是啊,水稻也分很多种呢。

书中还写到宋朝出现了私人印刷发行的纸币,“它用桑树叶纸印制,称为‘楮纸券’或‘交子’”。父亲用红笔把桑树叶的叶字圈了出来,在边上写了个“皮”字。

我们樟村曾经是蚕桑之乡,过去,房前屋后都栽种桑树,养春蚕的时候,男人们把桑树的枝条剪下挑回家来,老人和小孩一起把桑叶摘下,送到蚕室去喂蚕,桑枝的皮剥下来,扎成一把一把的,挂在屋檐下晾干,卖给造纸厂。记忆中,村子的东头就有一家小小的造纸厂,我们年少时常去参观,我哥哥中学毕业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造纸工。

书中有些句子或段落,父亲用红笔划出来,但边上没有写一个字。比如在第四章《商人的自由时代》中,作者说:“在汉代,流通业的利润大于制造业,而制造业又高于农业。这恐怕也是古往今来的财富累积法则。”

我问父亲为什么要把这段文字重点划出来?他感慨地说,自己这一辈子只想把地种好,勤劳致富,原来种地是利润最低的一种行当,早知道这样,改行做生意去了。

总第 5744 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